“法华文学”与人间天堂

——宫泽贤治的理想之路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周异夫

一

宫泽贤治(1896—1933)作为诗人、作家在日本近现代文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思想性和实践性尤为引人注目。在众多日本作家中,他的这两个特点可以说是独具特色。在他的意识世界中,佛教,具体说是《妙法莲华经》(以下简称《法华经》)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法华经》的思想已完全溶入他的思想当中,宫泽贤治的世界观是以法华经思想为主体的有极强佛教倾向的世界观。

宫泽贤治一生以《法华经》为座右铭,并致力于经典中倡导的济世救人的实践。他的这种实践活动,是《法华经》救人胜于救己思想的充分反映,用《法华经》中的话来说即是“菩萨行”。宫泽贤治的幸福观同样也是这种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

宫泽贤治在《农民艺术概论》中呼吁:“让我们探索世界的真正幸福吧。”在他看来,这种“真正幸福”应该是遵从宇宙的意志[1]而建立起来的所有生物的终极幸福,是理想中的“佛国净土”。作家的笔下不乏对这种“佛国净土”的描写。

所有的事都是可能的。人在一瞬间可以飞至冰云之上,随着大气循环的气流到北极旅行;也可以和来往于红色花朵下的蚂蚁交谈。即使罪恶和悲伤在那里也会闪出圣洁的光芒。[2]

这是宫泽贤治想象中的佛国净土,但他绝不仅仅是想象,也不是逃避现实,只是祈求死后的极乐世界,努力追求极乐净土在人世间的实现,即人间天堂的实现。《银河铁道之夜》中乔万尼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种观点。

天上什么的,不去也没什么。老师说过:我们必须在这里建造出比天上还好的地方。[3]

也许宫泽贤治的这种决心是感动于《法华经如来寿量品第十六》中现世安乐净土观的结果,但他建设地上天堂的构想,并不是单纯基于理论性空想的幼稚冲动,而是由来于他对人的宿命性苦恼的体会和对人生本质孤独的体验。

宫泽贤治最爱的妹妹“敏”的死使他悲痛无比,堕入“修罗”境地。但另一方面,“敏”的死也如照亮黑暗的光明一样,向宫泽贤治展现出一条通往“悟”的道路。如果只是祈祷妹妹一人的冥福,则与作家的“万人幸福观”相违背。对宫泽贤治而言,与对“个体”的爱相比,对所有生物的爱更加重要。只有祈祷所有生物的幸福,为所有生物尽力才是佛意,才是把自己从“修罗”中解脱出来的唯一道路。而且,所有生物得到幸福的同时,自己的妹妹也将得到解脱。可以说,宫泽贤治的这种认识坚定了他试图建设人间天堂的决心。

宫泽贤治的这些思想经历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直接投射到《银河铁道之夜》主人公乔万尼的身上。乔万尼的父亲去向不明,母亲患病,自己又常被同学欺负。乔万尼的这种源于孤独、贫困的不可摆脱的苦恼,与宫泽贤治的苦闷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相同之处。

乔万尼在梦中和同学坎帕内拉乘火车旅行，坎帕内拉为了营救落入河中的同学溺水而死。从梦中醒来的乔万尼从此决心寻求“大家的真正幸福”。此时的乔万尼已经不是期待世界如何改变，他已经觉悟到世界对自己的某种期待，自己要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像给无际黑暗带来光亮的“蝎子”[4]一样走上菩萨的道路。他要走的道路是《法华经》中的“诸佛本誓愿我所行佛道普欲令众生亦闻得此道”[5]这一观点的具体实践。同时，这也是宫泽贤治自身决心的表现。乔万尼所说的“那么大的黑暗我也不怕，我一定要去寻找大家的真正幸福”，也正表现出走上菩萨道路的宫泽贤治不怕险恶艰难，致力于实现其理想——建设人间天堂的决心。

二

宫泽贤治的这种努力表现在文学活动中就是他的“法华文学”创作。他的这类文学作品虽然不是简单的传教文学，但其思想往往是《法华经》精神的体现。作为文学作品的同时，它们也是具有独特宗教色彩的创作，所以称之为“法华文学”。如果说宫泽贤治的诗歌是作家当时心理景象的吐露，那么作家的童话则又多了一层示人以哲理的功能。童话具有儿童般的纯真和朴素的性格。由于这一特性，童话也许是开显人类内在佛性的最好工具。

二十五岁的宫泽贤治从“国柱会”讲师高知尾智耀的“如果你擅长诗歌文学，就应该在其中渗透出纯粹的信仰”建议中得到启示，开始致力于“法华文学”的创作。他企图通过自己的这种工作明示自己的信仰，以文笔弘扬大乘教义，以法乐进行自己的童话创作，从而为人们增添不可缺少的精神粮食。在批判丑恶的同时，作家又明示通往善和幸福的道路，力求以此引导人们在精神意识上到达理想天堂的境地。

深深感动于诸佛济世救人的宫泽贤治使自己成为一名“求法者”[6]，并试图通过“法华文学”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宫泽贤治自己看来，他的创作不是基于作为普通人的自我意志的创作，而是源于宇宙力量、宇宙意志、如来、佛的意志的创作，是如来意志的直接体现。他相信并期待这些源出于《法华经》的众多童话同《法华经》一样贡献于人类的真正幸福，成为人们的真正食粮。对于这一点，童话集《要求多的餐馆》广告文中关于作品特色的一段文字是极好的证明。

1. 这里有着正确意识的种子，等待着它发出美丽的幼芽。（略）

2. 这里将提供构筑更美好世界的新材料。（略）

3. 这绝不是虚假、空想和盗窃。（略）

4. 这是田园的新鲜产物。我们将从田园的清风和光彩中，同光亮的果实、绿色的蔬菜一起，为世间提供这些心象小品[7]

宫泽贤治的这种期待也时常反映在他的童话作品中。童话《虔十公园林》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

主人公虔十是一位纯真朴实的少年，但别人却认为他头脑中“少了点什么”，就连他辛辛苦苦种下的杉树苗也被人看不起。可是那些树苗终于成长为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成为孩子们的快乐游戏场所，并被起名为“虔十公园林”。一位从海外归国的年轻博士看到这些不由得想起虔十，感叹道：

啊，谁聪明谁愚笨真是难以明了啊。这十力的作用在何时何地都这么不可思议。这里将永远是孩子们的美丽公园。[8]

所谓“十力的作用”是指“佛的智力的作用”、“佛的作用”。这里歌颂了一切生物都具有的佛性的伟大，歌颂了每个人都具有的潜在价值。在佛的作用下，人的贤愚和价值真正表现出来，而正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充满诚挚的行为才具有非凡的价值。这篇童话是对平凡愚钝的礼赞。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篇童话和作家自身有着密切关系。简而言之，童话中表现出来的内容就是作家对自己所有工作意义的期待，主人公虔十就是宫泽贤治的化身。

从《兄妹手册》第19页中，宫泽贤治把“Kenju Miyazawa”、“Kenji Miyazawa”和“Miyazawa”并列在一起可以看出，宫泽贤治有意识地为被看做“笨蛋”的自己[9]创造了虔十这一形象。而虔十一棵一棵栽种的杉树苗也正是宫泽贤治领会到佛意而创作出的源于

《法华经》的一篇篇童话。虽然这些作品在当时几乎不为人知，更谈不上什么巨大价值，但宫泽贤治相信其共鸣者会不断增加，期待将来它们会成长为郁郁葱葱的树林，祈念其巨大价值的实现。

宫泽贤治确信自己所创造的"法华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坚信自己引导人们通向"真正幸福"，并最终实现"人间天堂"这一工作的非凡意义。关于"法华文学"的创作，宫泽贤治的记事本中留下了这样的语句：

法华文学的创作/不显名/不图报/远离贡高之心

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不是为了某种现实利益，而是出于一种对信仰的虔诚，对理想的追求。作家把自己的智观之火托于作品，试图以此给黑暗的夜空带来光明。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宫泽贤治的"法华文学"与田中智学国柱会的"艺术传道"或"国性文艺"存在着本质区别。它不是为了教化的方便，或作为传教手段而创造的作品，用当时国柱会讲师高知尾智耀的话来说，"其创作并不是以《法华经》为题材，或以佛教信仰为材料。童话也好，心象小品也好，短歌、俳句也好，是有着《法华经》正确信仰的作者作为其信仰的自然流露而表现出来的艺术作品"。

而且，正如我们从宫泽贤治的所有作品中都能够看到的那样，他的作品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的同时，具有劝人远离丑恶，努力向善的内涵。它向读者昭示一个道理，给人一种启示。这也正是宫泽贤治为实现其人间天堂的伟大理想而孜孜努力的追求。

三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宫泽贤治还积极投身于建设人间天堂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农村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农村的活动是作家一生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宫泽贤治最为独特的一个方面。1921年从东京返回日本东北故里的宫泽贤治将他的后半生精力完全投入到振兴农村和发展农村文化的实践之中。他认为农村的振兴和发展是实现人间天堂的基础。他在自己的家乡开设肥料咨询所，指导施肥、耕作；设立"罗须地人协会"，为农民讲授农业科学知识和农民艺术，在实践中探索人间天堂的建设。

注

(1) 宫泽贤治认为，它是宇宙中固有的规律，是引导和左右万物按照一定规律发展的佛意。

(2) 《要求多的餐馆》广告文。

(3) 《银河铁道之夜》

(4) 童话《银河铁道之夜》中舍身成佛的"天蝎座之火"

(5) 《法华经方便品第二》

(6) 为求悟道而修行的人 在精神上救济他人(利他)，以此功德使自己将来成佛(自利)。

(7) 《要求多的餐馆》广告文

(8) 《虔十公园林》

(9) 宫泽贤治的代表性诗歌《不怕雨》中有如下语句："被大家称为笨蛋/不被称赞/不被憎恨/我想成为/那样的人"。

参考文献

[1] 堀尾青史編　『宮沢賢治年譜』　筑摩書房　1991年2月
[2] 恩田逸夫　『宮沢賢治論1』　東京書籍　1991年5月
[3] 天沢退二郎　『宮沢賢治註』　筑摩書房　1997年7月

责任编辑：马　骏